

優古堂詩話
環溪詩話



優
古
堂
詩
話

吳
开
撰

中
華
書
局

優古堂詩話

此據讀畫齋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優古堂詩話一卷

宋吳升撰。升字正仲，涪州人。紹聖丁丑中宏詞科，靖康中官翰林承旨。與耿南仲力主割地之議，卒誤國事。又爲金人往來傳道意旨，立張邦昌而事之。建炎後，竄謫以死。其人本不足道，而所作詩話，乃頗有可採。其書凡一百五十四條，多論北宋人詩，亦間及唐人。惟卷末載楊萬里一條，時代遠不相及，疑傳寫有譌。或後人有所竄亂歟？所論惟卷末吏部文章二百年一條，裹飯非子來一條，王僧綽蠟鳳一條，荷囊一條，陽燧一條，陽關圖一條，珠還合浦一條，黃金臺一條，以玉兒爲玉奴一條，東坡川事切一條，妓人出家詩一條，蒸壺似蒸鴨一條，望夫石一條，落梅花折楊柳一條，兼涉考證，其餘則皆論詩家用字鍊句，相承變化之由。夫奪胎換骨，翻案出奇，作者非必盡無所本，實則無心闢合，亦多有之。必一句一字求其源出某某，未免於求劍刻舟，卽如李賀詩，桃花亂落如紅雨句，劉禹錫詩，搖落繁英墮紅雨句，升旣知二人同時，必不相襲，岑參與孟浩然亦同時，乃以參詩黃昏爭渡字，爲用浩然夜歸鹿門詩，不免強爲科配。又知張耒詩夕陽外字，本於楊巨源，而不知夕陽西字，本於薛能，可知輾轉相因，亦復搜求不盡。然互相參考，可以觀古今人運意之異同，與遺詞之巧拙，使讀者因端生悟，觸類引伸，要亦不爲無益也。其中蓬生麻中一條，畜不吠之犬一條，韓退之全用列

子文一條。韓退之學文而及道一條。定命論一條。富鄭公之言出元稹一條。寧人自我勿我負人一條。皆論雜文。不專詩話。又手滑一條。應聲蟲一條。更詩文皆不相涉。蓋詩話中兼及雜事。自劉放、歐陽修等已然矣。

優古堂詩話

吳开正仲

詩可以觀人

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禹偁見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

二十八字媒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歸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爲親余以爲二十八字媒也

野火燒不盡

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投顧況況戲之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絕句

仲至王欽臣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卽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
家池上海棠洲

山谷取唐人詩

唐宋晝喜陳懿老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閒時。今日見玉色。通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取此。

謝惠含桃謝惠茶詩

韓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末章云。金鑾歲歲長宜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光。而語工。

門雀屋烏宜室茂陵

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官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宜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子美。竟無宜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

相望落落如晨星

王直方詩話謂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月。到曉不收明。贈參寥云。故人各在一天角。相望落落如晨星。任師中挽詞云。相看半作星辰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蘇黃門送退翁守淮安亦云。我懷同門客。勢若

曉天星。其後學者尤多用此。以上皆王說。予按古樂府徐朝云。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隔隔
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故劉夢得作韋處厚集序亦云。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乃知二蘇所
用。本古樂府。豈直方忘之耶。

猿啼三聲淚沾衣

川峽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衣。陳蕭詮夜
猿啼詩斷章云。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故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

身輕一鳥過

歐陽文忠公詩話。陳公時得杜集。至蕤都尉身輕一鳥下脫一字。數客補之。各云疾落起下。終莫能定。後
得善本。乃是過字。其後東坡詩如觀李杜飛鳥句。脫字欲補如無緣。山谷詩百年青天過鳥翼。東坡詩百
年同過鳥。皆從面效之也。予見張景陽詩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知老杜蓋取諸此。況杜又有脫
柳少府詩。余生如過鳥。又云。愁窺高鳥過。景陽之詩。梁氏取以入選。杜贈驥子詩。熟精文選理。則其所取。
亦自有本矣。如贈韋左丞詩。皆做鮑明遠東武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然古詠香爐詩。四座且勿喧。
願聽歌一言。

牛帶寒鷗過遠村

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鷗兩雨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鷗過別

村與張詩相類。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鮑慎由答潘見素詩云。學詩比登仙。金膏換凡骨。蓋用陳無己答秦少章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之句。

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

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山谷和答云。熱避惡木陰。渴辭盜泉水。曾回勝母車。不落抱玉淚。晁氏猛虎行。皦皦壯士意。人生高唐觀。有情何能已。韓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柁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叔孫向有經昭應溫泉詩云。一道流泉遶御溝。先皇曾向此中游。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乃用孫語。

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

青箱雜記謂寇萊公少時有詩送人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遂兆晚年之識。予以爲非是。蓋萊公效于武陵詩耳。于別故人云。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然國史萊公本傳。乃云。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有云。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豈偶然邪。所載與青箱雜記不同。

金鴨無煙却有香

秦少章詩。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煙。却有香。魏道輔詩。博山燒沈水。煙燼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與少章詩意同。

友于

洪駒父詩話。謂世以兄弟爲友于。子姓爲貽厥。歌後語也。杜子美詩云。山鳥山花皆友于。子美未能免俗。何邪。予以爲不然。按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諱。事兄盡友于之誠。故陶淵明詩云。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子美蓋有所本耳。子美上太常張卿詩。亦云友于皆挺拔。

橫陳

荆公詩。日高青女尙橫陳。潮回洲渚得橫陳。橫陳二字。見首楞嚴經。及宋玉風賦。前輩以用橫陳。始於荆公。非也。陸龜蒙葑蕀詩云。倚牆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似不貧。沈約夢見美人詩云。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見玉臺新詠。

據槁梧

荆公詩。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塔除。唐李嘉祐詩。據梧聽好鳥。行樂寄名花。莊子據槁梧而瞑。

崔護詩

唐獨孤及和贈遠詩云。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瑣窗。美人挾瑟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茲。借問離居恨深淺。祇應獨有庭花知。此詩與崔護詩意無異。

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

李太白詩云。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劉季子劉企。字斯立。驪山寺詩亦云。急雨欲來先暑氣。涼風已過卻秋聲。詩意雖同。然皆佳句。

青裙白面初相識

陳去非茶花詩後兩句云。青裙白面初相識。十月茶花滿路開。蓋用白樂天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緣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嬌閨少年婦。白妝素面碧紗裙。

手滑

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歷中。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風。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逕去。不爲暴。富鄭公議欲誅仲約。范文正公欲宥之。爭于上前。仁宗從之。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閒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似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辭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傍徨不能寐。遽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予考資治通鑑。唐武宗賜劉宏逸。薛季稜死。又遣使就潭州誅楊嗣復。及李珣。杜棕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少年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因與崔瑛。崔郾。陳夷行。三上奏。乃釋之。乃知范公所言者。楊嗣復等公案耳。世有肆

行胸臆者。多以紙上語爲不足用。以今觀之。是否蓋可見矣。

觀木興嘆

魏文帝柳賦。在予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桓溫北伐。經金城。見爲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乃知觀木而興嘆。代有之矣。按廣州人物志載。蘇頌年五歲。裴談過其父。試誦庾信枯樹賦。頌避談字。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文忠公詩云。人昔共游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荆公詩。道人從何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劉斯立詩云。麥壠漫漫宿萋黃。新苗寸寸未禁霜。手中馬箠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意皆相沿以生也。

金谷樓危到地香

前輩稱宋荅公賦落花詩。其警句有漢皋飄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之句。蓋本於唐張泌惜花詩。看多記得傷心事。金谷樓前委地時。其弟景文公同賦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亦本於李賀殘絲曲云。落花起作回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

春在先生杖屨中

西清詩話記。周邦彥祝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予以爲此乃模寫東坡刁景純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是也。

小雨斑斑

文忠公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斑未作泥。山谷詩。潤花小雨斑斑缺。

一意兩用

樂天。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惟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閒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然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蜀葵詩

劉禹錫嘉話載。陳標蜀葵詩。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雜俎載。貞元中牡丹已多。柳渾善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二詩意相似。

屋簷斜入一枝低

唐張謂詩。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乃悟林和靖梅詩。屋簷斜入一枝低之句所本。

秋去暑無權

張文潛明道雜誌記一詩云。秋去暑無權。以爲意新而韻工。予見邵堯夫云。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閒管絃

蔡條西清詩話云。黃魯直貶宜州。謂其兄元明曰。庭堅筆老矣。始悟扶章摘句爲難。要當於古人不到處。畱意。乃能聲出衆上。元明問其然。曰。庭堅六言近詩。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閒管絃是也。此優入詩家藩。闢宜其名世如此。以上皆蔡語。予按此說出於魯直。是否雖未敢必。然上句本於唐皇甫嵩醉鄉日月發之意。下句本於唐崔湜應制詩。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閒鳥囀管絃同。

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

晏叔原長短句云。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蓋用樂府水調歌云。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然叔原之詞甚工。

雲破月來花弄影

張子野長短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往往以爲古今絕唱。然予讀古樂府唐氏謠。暗別離云。朱絃暗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影。意子野本此。

應聲蟲

陳正敏遜齋閒覽載。楊勳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有小聲效之。數年開。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不應者。當取服之。勳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正敏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陳所記。予讀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卽喉

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草忘憂花含笑

冷齋夜話云。丁晉公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不若東坡花如識面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然丁詩本取唐人徐振雷塘詩。花憶所爲猶自笑。草如無道更應荒。毛詩焉得諼草。釋者以爲諼草可以解人之憂耳。今丁詩乃以草憂底事何邪。然善論詩者。不當如此。

回眸一笑百媚生

白樂天長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蓋用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云。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誰邊。

身事未知何日了

近時稱陳去非詩。案上簿書何日了。樓頭風月又秋來之句。或者曰。此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爲本唐人羅鄴僕射陂晚望詩。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惟覺到秋忙。

舜不窮其民論

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皆以夷狄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驛戶剩田窮。德宗以閒架稅屋

窮東坡見之。大加嘆賞。以其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語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于窮者也。

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楊猶懸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探之。晏元獻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楊猶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楊延徐禪禮應疎。此二聯全是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綬公垂云。江涵帝子黿飛開。山際眞君鶴馭天。不襲陳跡甚可佳也。

處事無心覺累輕

呂東萊先生呂居仁詩云。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李成季已嘗云。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攝生。二詩雖相似。然皆佳句也。

春水碧於天

溫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皮日休松陵集詩云。澗水碧於天。荆南鄭然秀。豫章取以作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閒似我。

蓬生麻中

荀卿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滌。蓋本於曾子制言曰。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

在泥與之皆黑。

蓄不吠之犬

東坡上神宗書曰。養貓以待鼠。不可以無鼠而蓄不捕之貓。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狗。蓋取北史宋游道傳。楊遵彥曰。嘗之蓄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

開簾風動竹

唐李益。竹窗聞風早發。寄司空曙詩云。風驚暮坐。窗牖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霑階上苔。幸當一入幌。爲拂綠琴埃。異聞集。霍小玉傳。爲開簾復動竹。改一風字。遂失詩意。然此句乃襲樂府華山畿詞耳。詞云。夜相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通典云。江南以情人爲歡。

山流細沫擁浮花

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石徑斷絲闌蔓草。山流細沫擁浮花。外史。檣杪載。張蠟詩。細雨垂纖草。水面微風聚落花。蓋本於沈耳。

桃花亂落如紅雨

李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予觀劉禹錫詩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落鱗英墜紅雨。劉李同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曰極千里傷春心。